

幸福像令人难以捉摸的少女
若即若离，总和你开各种玩笑
在现实重压下的长叹中
有人就此放弃，有人忍痛前行

吴剑华——著

到 老 去

每个故事
都有你我熟悉的身影
每个结局
都在情理之中，又在意料之外

到 老 去

吴剑华——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到老挝去 / 吴剑华著 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 ,

2017.10

ISBN 978-7-5108-6442-1

I . ①到… II . ①吴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4782 号

到老挝去

作 者 吴剑华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邮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4

字 数 245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6442-1

定 价 40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写在前面的话

吴剑华

1

2010年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女人河》写完后，曾有一个时期，不想写一个字，除了应付工作中必须完成的公文外，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写过。尽管那是一部不长的小说，但由于写得匆忙，还是耗尽了我的精力。后来到出版又前前后后经过了一年，终于还是有幸面世了，让我焦躁的内心有了一点安慰。

大约有两年的时间，我没有再进行小说创作，只是在工作之余间或写一点诗歌，抒发一下对生活的感怀。记得当时买了两个素描本，别人用它画画，我用它写诗，写诗的时候，我不喜欢有格子束缚，喜欢自由自在地书写，无拘无束的感觉。这一时期的诗歌发表了一些，不多，主要在《诗探索》《天津诗人》《中山诗人》等刊物发表，有一些诗歌，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两年中，生活波澜不惊，最有收获的事情是有了女儿，生活多了忙碌，却有了生气；考到了驾照，上班也不必再风吹雨淋。从2013年底开始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，诗歌的形式已经很难表达我对生活的思考，我有了创作小说的冲动。我知道写小说既有创作的欢乐，更有思索的痛苦，要拿起笔写，说实话，内心还是有点恐惧，毕竟贪图安逸是人的本性。

细细回望这几年，除了在紧张的写作过程中获得了愉悦外，其他的生活确实乏善可陈，于是，我决心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和贪图安逸的弱点，再一次开始写作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写什么呢？从我有限的写作经验来看，尽管已经有了两部长篇小说的所谓创作经历，但是回过头去看，那些文字是多么稚嫩啊，故事也很老套，更多的是沉浸在自怨自艾中，缺乏对读者感受的考虑，唯一让我觉得欣慰的恐怕只有一直坚持创作这点了。再写长篇小说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，再说，通

过之前的两部长篇小说，我自问，自己能驾驭得了长篇作品吗？记得曾经跟马拉谈过小说创作，他认为，一个作家40岁以前很难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，尽管这个论点有点武断，但我基本赞同。长篇小说需要作者对生活的阅历和感悟，真正厚重的作品一定是经过实践的磨砺，经过时间的检验的。认清了这一点，我决定还是从短篇写起，一来，短篇篇幅短，容易驾驭；二来，短篇没有长篇那么耗时耗力；三来，短篇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较容易些；四来，我没写过短篇小说，优秀的长篇小说的作者都经历过短篇的历练，短篇是基础，打牢基础，将来才能写出满意的作品。

我暗暗决定，写作短篇小说，能发表最好，如果达不到发表的水平，那就默默耕耘吧，总有一天，会写出一些让自己满意的作品。

2

不知具体是哪一天，我开始写作了，为了提高效率，我摒弃了之前手写的习惯，直接在电脑上写作。写的第一个短篇是收录在这本书里的《妹妹》，这是发生在我少年时代同村发小身上的真实故事，他和他妹妹的经历曾经震撼着我们年轻的心灵。我一直想以某种方式呈现故事，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方式，这一次，尽管我写得并不顺利，也并不满意，但是，它还是笨拙地呈现了，一个乡村少年在经历高考失败后的心路以及命运的安排，总是在现实重压下一声长叹。这篇万字左右的短篇只用了一天就写完了，文本难免粗糙，这也是我的弱点，总是急于做成某事，所以总给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某些本不需要快速完成的工作，殊不知“欲速则不达”。

一旦写开了，要想停下来还真不容易，那段时间，我时时被一种兴奋笼罩着，似乎无论什么事都会引起思索，都会跟小说联系起来，成为小说的素材，从而幻化为一个个人物和故事。我似乎找到了一种宣泄自己情感的方式，在这些故事中，笔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让我牵挂和着迷，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我从他们中走来，也必将回到他们中去。

这些故事大多取材于我的生活和故乡，我知道这是一种笨拙且冒险的写法，小说的魅力在于想象，我自认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写作者，并且在众多光怪陆离的现象中，现实中的许多新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大大破坏了我们的想象力，以我的智识，只能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思。说实话，这些短小的作品切实谈不上思

想性和艺术性，从文本来看，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少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，唯一剩下的，似乎只有我满腔的真情，只有对土地、对文学的热爱和一腔热血。

由于孩子小，需要照顾，并且经常哭闹，写作基本上只能在办公室进行。下班后，一个人待在办公室，整个院子静悄悄的，昏黄的灯光打在宽阔的院子里，树影婆娑，影影绰绰，泡一杯浓茶，开始对人物的构思，对话的设置，那一刻，这些人物就活了，他们撕扯着我的情感，从电脑中蹦出来，向我讲述着他们的故事。由于短篇的容量不大，我基本上给自己确立了最多两天就必须完成的目标，时间长了，思绪接不上，加之写作的不连贯，容易造成整个作品气息的断层，自己写起来别扭，读者读起来也会别扭。每天在办公室写完，往往是夜深人静了，收拾好东西，怀着一种特别满足的心情愉快地回家去，想着每天的收获满满，回家又能看到乖巧的女儿，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在这一段时间，我经常跟马拉交流，我们虽同属一市，但他在城区，而我偏居北部一小镇，幸亏有了便捷的社交软件，每写好一篇，我都会发给他，请他看看，提一提修改意见。我知道，我的写作水平与马拉差距较远，他能给我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。马拉也的确抽空帮我修改了不少，提出了不少好建议，我至今都挺感激他。尤其是他帮我《陈方的冷清与热闹》推荐给了山西文学院主办的《都市》并发表，给了我极大的鼓励。

这一时期，我有意识地读了许多短篇小说，每年固定订阅的《小说选刊》让我对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有了大致的了解，并且不断阅读各地作家的新作，让我收获较大。

3

之前发表的大多是诗歌，小说发表比较少，尤其是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就更少，在《都市》的发表让我兴奋，写作的热情也高涨了。

写了《妹妹》和《金存》后，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一个搁置已久的故事，那是发生在我亲戚身上的一个悲伤的故事，他去老挝打工，不幸染病去世，事实上，这一事件我已经写过诗歌，现在用小说的题材表现，容量会更大，情感会更充沛，我萌生了把它写成小说的想法。我用了一天的时间，就写成了《到老挝去》，这篇小说感动了我自己，让我有了小小的成就感，给朋友看后，也觉得不错，刚好有一个机会，《作品》杂志到中山组稿，我投给《作品》后，很快就发表了出来，

这又给了我进一步的激励。

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，最初作品发表所带来的激励是无与伦比的，那种幸福的感觉也是不足为外人道的，这些小小的成就，让我写作的兴趣越来越浓，整个2014年的上半年，我都沉浸在创作的喜悦中，先后写了10多个短篇，后来还陆续在《香山文学》《中华文化》等刊物发表。

这期间，也有一些事情干扰了我，影响最大的还是女儿生病，当时由于她体质太弱，在那一年的下半年先后三次住院，她的每一次住院都是对我内心的一次折磨。尤其是住重症监护室那一次，夜里12点左右医院打电话说，女儿的心跳突然加快，叫我迅速赶往医院，我当时车都无法开，整个人都是颤抖的，到了医院又要签什么通知书，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签自己名字最难的一次，我不知道是如何签了字的，那一刻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签完后，泪水迅速地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站在医院空空荡荡的广场上，我的内心剧烈地颤抖着，作为父亲，在那一刻，做不了什么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人在病痛面前的渺小和无奈，我也感受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和担当。幸亏第二天诊断出来只是手足口病，并且当天就转入了普通病房，我内心悬着的石头才落了地。那些不堪的记忆，现在回想起来都极为痛苦，这些体验，都写进了我的小说里。那段时间，我再没有心思写作，唯一的念头就是盼望着女儿能够早日康复。

之后，创作的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，一如我的生活。这段时间，我也审视了之前写的那些作品，很多还有提升的空间；并且，我也开始思考，写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不能始终被这种兴奋，甚至是浮躁的情绪笼罩，在这种情绪下，也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，我告诫自己，静下来，慢下来，审视自己，看清自己才能看清自己的作品。

4

在那段兴奋的日子里，前前后后写了20多个短篇，有满意的，也有不满意的，满意的少，不满意的多。

进入2015年的时候，突然间就不想写了，真是一个字也不想写，原因有二：一是当时受工作方面的影响，心绪不宁，没有心思动笔写作；二是确实没有什么感悟和体会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真不是一个毅力坚强的人，情绪很容易受干扰，直接影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，这个弱点一直困扰着我，在今后的工作、生活和写作中，

努力改正吧。

没有写作的日子，在朋友处喝茶、写字、聊天，偶尔出去走走，感觉也不错，我经常进行自我安慰，这样的生活也是为创作积累素材，在这些平常的日子中，积蓄着未来作品的力量。但是，这力量一积蓄就是两年，如今也没有喷发，我暗自苦笑，真能给自己找借口啊，面对现在的自己，我似乎也只能一声苦笑。

时间进入2017年，我想，应该对自己过去几年的创作有个交代，应该把这些作品进行整理，尽管它们还不成熟，但我还是急于让它在世人面前展示。其实，这个想法早在2016年就已经有了，当时也认真地跟一些出版机构谈过，最后还是因为某些原因搁置下来，中间又经历工作上的调整，到新的工作单位后，很多情况需要熟悉，很多东西需要学习，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写作和出版的事情都抛在了脑后。直到2017年元旦前夕，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，在辗转反侧了一夜之后，我决定认真完成这件事，于是，我又重新对这些作品进行了修订，现在呈现在读者们面前的，就是这本小书。

关于这本书，想说的话就是这些，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过这本小书后，不感到疲倦，如果能说一句，某些篇目还不错，那我也就感激不尽了。

2017年1月5日于中山南头

目录

CONTENTS

到老挝去	/ 1
陈方的冷清与热闹	/ 12
我们的婚姻	/ 21
对门儿	/ 49
小镇上的文人们	/ 60
借 调	/ 67
而立之年	/ 76
妹 妹	/ 91
金 存	/ 102
未曾谋面的孙女	/ 109
羊 殇	/ 119
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	/ 132
那天夜晚静寂无声	/ 146
晚 年	/ 159
春 秀	/ 171
回家的路	/ 185
回乡记（代跋）	/ 197

到老挝去

1

那一年，西南大旱，原本郁郁葱葱、山清水秀的地方在日复一日的阳光暴晒下变成了黄土高原，裸露在太阳底下的红土地被晒得快冒出火来，空气一点就燃，田地里的庄稼在太阳下渐渐枯萎，先是叶子的水分慢慢蒸发，后来是慢慢卷起来，再后来就慢慢枯萎了。农民们看着这由青变黄的庄稼，脸上先是愁云密布，后来就有了泪，再后来就到田里大哭起来了，最后，对着蓝得没有一丝云彩的老天骂我日你祖宗。老人和婆娘这时就会说，老天你也敢骂？小心被雷打！闭上你的臭嘴！骂天骂地的男人们也就鸦雀无声了，然后端起水烟筒，愁容满面地看着哭泣的女人们。

在这干燥的夜里，平时喜欢坐在村路边石头上吹牛侃大山的女人和小孩们就不出去了，出去说什么呢，无非是老天怎么还不下雨，难道要活活把全村人饿死？出去也是看那些愁眉不展的脸，与其出去外面看，不如待在家，省得越说越烦心。男人们百无聊赖，又没别的娱乐，只能聚在一起打打牌，聊聊东家的马西家的牛，讲几个荤段子，过过嘴瘾，打发这被太阳炙烤得干燥、烦闷的日子。

水生和他的狐朋狗友老正、老猴、二憨几个人就在水生家打牌，他们在玩一种叫作“诈金花”的游戏，也可以称为赌博，只不过他们赌得少，他们口袋里没钱，单纯打牌又提不起兴趣，只好1毛、5毛的助助兴。牌打到9点多的时候，老正叹了一口气，叹完气后，老猴就不爽了，说：

“老正，你叹个球的气啊，打牌打牌。”

“想起一大家子，睡不着啊。”老正语气中充满了忧伤。

“睡不着咋个整，你能抱石头砸天？”老猴道。

见大家讨论起这个话题，水生顿时就没有了继续打牌的兴趣，他把手里的牌一丢，对媳妇说道：

“把烟锅拿过来，我们咂烟。”

“你没长手？”媳妇白了他一眼，媳妇对他们天天晚上打牌早已不满。水生在朋友们面前丢了脸，但也不能说啥，对媳妇他也毫无办法，这个家上上下下都是媳妇操持着，他能说些什么呢？这么干旱的天，不是媳妇娘家接济，他们恐怕早断炊了。他在朋友们面前尴尬地笑笑，嘴里解嘲地说道：

“这个婆娘，缺乏管教了。”说着，用眼睛的余光看了看媳妇。

媳妇并没有看他，而是苦着脸去灶台上煮猪食去了。老猴、老正和二憨看看这个样子，也没了继续打牌的兴致，也把纸牌扔在桌子上，准备起身离开。水生觉得脸上更挂不住了，他马上说道：

“大家不要走嘛，坐着咂锅烟，咂锅烟。”

老猴本来已经站起来了，又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咂锅么就咂锅，日子再苦，烟还是要咂的，男人不咂烟，白来世上颠；男人不喝酒，白来世上走。”

老正也说：“老猴说得对，老天要收人了，你说咋个整？”

二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年这么旱吗？我接着老正的话说，你们猜猜，为什么今年天会这么干旱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二憨的神秘，也吸引了水生媳妇，她也把煮好的猪食放在一边，过来坐在他们身边，面色和蔼了许多，问道：“二憨，你说说，咋个今年会旱成这样？”二憨还想故弄玄虚，老猴马上说道：

“二憨，你狗日不要卖关子了，说嘛。”

二憨白了老猴一眼，愤愤地说道：“你才是狗日的。”

老猴显然对是不是狗日的不感兴趣，他催促道：“快说快说，有话就快说，有屁就快放。”

众人也催促二憨，二憨才拿腔拿调，神神秘秘地说道：

“冒水洞龙潭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众人道：“你这不是废话吗？”

冒水洞龙潭在我们隔壁村，那是一个彝族村庄，生态保持得较好，那里有一个地下水的出水口，一直是我们周边几个村的饮用水源，每年的正月初六，周边几个村的村民都要去龙潭那里祭拜龙王。二憨继续神神秘秘地说道：

“冒水洞村的一个老婆娘，有一日在龙潭附近的田里干活，尿急了，就跑去龙潭顶上撒了泡尿，她撒尿的地方正是龙王的头顶，你想想，龙王能不鬼火？能不日气？为了惩罚她，龙王就不下雨了。我们村的王仙姑说了，像这样的干旱，要三年，三年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。”

听了二憨的话，大家先是愤怒，水生媳妇首先骂道：“那个不要脸的骚婆娘，你去哪点撒尿不好，要去龙王的头上撒。”

老猴说道：“这个龙王也是，她一个人在你头上撒尿，你惩罚她一个人就算了，为啥子要让我们这么多的人跟着她受罪。”

老正说道：“就是打雷把她劈死，也不要像这种整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整不起了。前两年下白雨，让庄稼绝收，今年么天又干旱，老天还让我们活不活？”

水生说：“怕没有那么神，这种事情，想想都不可能。”

媳妇不高兴了，把脸垮下来，马上说道：“你懂哪样？这种事情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”媳妇一发话，水生便不再说什么了。

骂完邻村那个撒尿的女人后，大家就陷入感伤了，王仙姑都说了，老天要干三年，三年将颗粒无收，一家老小只能捧红土去甑子里蒸了。

骂完，感伤完后，大家就讨论起今后的生计来了。

老正又说：“睡不着觉啊，一家老小的。”

老猴不高兴了，骂道：“老正，你狗日养几十只羊还睡不着觉，哪个龟儿子信哦？”

老正说：“羊顶个屁，粮食都没有么羊顶个屁，天天闻羊屁啊。”

老猴说：“顶个屁？你拉一只给我嘛。”

老正不再说话，从水生手里把烟锅接过去，咕嘟咕嘟地抽起来。

二憨和水生沉默着，水生媳妇喂猪去了，水生偶尔抬起头看看正在做作业的儿子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老猴把目光转到水生这边问道：“水生，这么旱的天，你说说咋个整？”

水生道：“我能咋个整？听天由命。”

二憨道：“这种天，能整个哪样，我有盖房子的手艺，但是用不上，家家都没有收入，谁还盖得起房子？”

老正继续抽他的水烟锅，听着他们说着，偶尔将头抬起来看看他们，看看水生正在做作业的儿子。

老正抽完烟，把烟锅递给老猴后，对大家说：“要不我们打工去吧，反正在家里也挣不了钱了，出去找条活路。”

二憨说道：“你说得轻巧，吃根灯草，出去，一大家子，怎么办？谁来照顾？”

老猴看了看二憨说道：“二憨，你闷着点，我觉得老正说的倒是有道理，你想想，你不出去打工，一家老小才没着落呢。”

老正接着说：“出去打工好是好，只是去哪里打倒是个问题。”

二憨看了看水生，忽然大悟似的说道：“水生，你大哥水林不是在老挝吗？要不我们去老挝。”

老猴也马上附和道：“对对对，老挝，老挝好，听说那里娶几个媳妇国家都不管。”

老正吸了两口烟，把烟喷出来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打个工都打出国，折腾人了。”

水生媳妇白了众人一眼，对老猴说道：“你们男人就想着裤裆里那点事，连打个工都不放过。”老猴笑笑说：“不想这样想哪样？我想老天下雨，可是老天下吗？”

众人又不言语了，水生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：“听我大哥讲，老挝那个地方倒是苦得到钱，除除吃喝，听说一年可以苦一万多元呢。”

这让村庄里的几个庄稼汉大大吃了一惊，在我们那个闭塞高寒的村庄，他们一年除了一家老小的吃喝，能剩下2000元就烧高香了，一万元，还多，在他们心里那是一个天文数字，他们几辈子见过那么多钱啊？老猴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去，就去老挝，赚他狗日外国人的钱。”连心存犹豫的老正也露出了羡慕的目光，二憨更是口水都流了出来。

他们怂恿着水生说，打个电话问问你大哥水林，我们都去，我们几个一起去有个伴，晚上还可以打牌。水生说：“我抽时间打，抽时间打。”

这时，月亮出来了，星星也出来了，撒满了天空，明天还是一个没有雨的大晴天。

2

几个男人商量好，等明晚再到水生家，问水生打电话的结果。

男人们回家去了，水生看了看儿子，心中顿时生出了不舍，好像他已经决定了去老挝打工，明天就要出发了似的。媳妇回屋子里，说道：“我看，去老挝打工没什么不行，你看看大哥家，大哥才去老挝两年，人家那房子修的，两层，钢筋混凝土浇灌，亮闪闪的，你再瞧瞧自己家，嫁给你10多年了，还是住着这个土房子，过两年儿子长大了，拿哪样挨他讨媳妇？最让人可气的是大嫂，你看看她整天对我说的那些话，气得死人，样样在我家面前显摆，戳我的眼睛。”

水生知道，媳妇一直想让他出去打工，挣钱，媳妇是个心气高的人，总是喜欢和大哥家比，但是样样比不上人家，她心里的憋屈他理解。

水生说：“老挝太远了，打工都打出国去了。”

媳妇说：“人家水林就不远？水林家就在村尾，要这样说，人家还要比你远几百米呢。”

水生说：“我放心不下你们娘儿俩。”

媳妇说：“我一不偷情，二不养汉，你不放心什么？儿子我会照顾好，我就是受不了大嫂那个牛皮样。再说了，村子里这几年干成这样，王仙姑说还要继续干下去，这样的话，一家老小还要不要活了？”

听媳妇这么说，水生沉默了。

水生知道大哥在老挝帮人看橡胶林，割橡胶。既然媳妇这么说了，他还是决定给大哥打个电话，问问看，那边能不能做得成，这样对媳妇、对那帮狐朋狗友都有个交代，尽管他知道，国际长途话费很贵。

电话很快就打通了，大哥水林告诉他，老挝很落后，老挝人好多事都不懂，也不会干，在那里他简直就是专家，什么都会。水林还说，在老挝工资都是发的美元，绝对划算。水林还问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。最后水林才说，你问这个干吗？是不是也想过来？

水生就把家里的情况跟水林说了，也把几个狐朋狗友想去老挝打工的想法说了，水林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，那你们就过来吧。

水生没有想到大哥水林会回答得那么干脆。

第二天晚上，还是星星满天的时候，老正、老猴、二憨又到水生家来了，这一次，水生媳妇没有像往常一样不高兴，她甚至还给他们炒了瓜子，斟了茶水。

水生向大家说了他打电话的情况，水生的话让大家兴奋无比，他们的眼里不约而同地都放出了光，仿佛瞬间就看到了发财的道路，此刻，在他们的眼里，老挝的路上铺满了金砖，树上结满了钞票，只要他们愿意，他们马上可以将这些金砖和钞票搬回家，筑成像水林家一样的亮闪闪的二层洋楼。

老猴说道：“去，马上去，去老挝，守橡胶林，割橡胶。等我回来也盖他二层小楼，让狗日的村长看看，省得他狗眼看人低。”

老正说：“去老挝好是好，只是我那几十只羊，咋个整呢？”

老猴不舒服了，说道：“老正，你一天就羊长羊短的，羊是你媳妇啊。”

老正说：“羊不是我媳妇，是我祖宗。没有这群羊，我一家老小就喝西北风。”

老猴不说话了，不屑地看了老正一眼。

二憨则不管他们说什么，嘴里一个劲地感叹：“埋埋三三，要是一年赚那么多钱，我就发财了，到那个时候，我要去县城好好吃上几大碗羊肉米线。我要去县

城好好耍耍，还要去逛逛窑子，把村长享的福也享了。”

二憨陶醉的表情又让老猴觉得可笑了，他说：“二憨，你狗日的就几碗米线的追求，看你那德行，注定就这贱命，还想把日子过成人家村长的样子，就你这点出息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哈哈……”

他们光顾着憧憬有钱后的生活了，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怎么去？最先想到这个问题的还是水生媳妇，她嗑着瓜子，边把瓜子皮吐得高高的，边说：“你们以为挣钱那么容易啊？出国那么容易啊？快想想怎么去吧。”

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问愣住了，水生也附和媳妇道：“我媳妇说的是，把这茬给忘了。”众人不再言语，最后还是老正说：“你大哥不是已经去了吗？问问他不就清楚啦。”

水生媳妇马上说道：“要问你们去问，我可不想去瞧我大嫂的脸色。”

男人们见事情有了眉目，便又兴奋地议论去老挝打工的事情，就着这点兴奋，他们的手又痒了，觉得这样美好的时刻必须要打打牌，于是又吆喝着要打牌了。水生媳妇这次没有阻止，她心情也好着呢，她想着，男人们就要背井离乡去打工了，这点娱乐的权利都不给他们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，于是高高兴兴地说：“你们打吧，我给你们再炒点瓜子。”

老猴说：“今天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。”老正、二憨也这样说。

男人们心情好，便把赌博的金额由原来的1毛、5毛提高到了1元，他们一个个就像真发了财一样，声音也大了，吆喝声把黑暗都震亮了。

男人们离开水生家的时候，水生说：“你们赶快跟家里人商量好，我问好我大哥了，我们就去办出国手续。”老正、老猴、二憨都拍胸脯说，还商量个球，这么好的事情，婆娘都不同意的话，她们的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。

那晚，水生媳妇主动摸了水生的脊背，表现得很主动，让水生有点吃惊，平时都是自己主动，媳妇还推推阻阻的，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

那一晚，他们做完事情的时候，夜已经很深了。

3

从大哥的口中，水生知道，出国手续不是那么好办的，听大哥说，光是公章都盖了18颗。水生媳妇说，盖个章有什么难的，去盖，盖了就能出国苦大钱了。

后来，情况还是发生了一点变化，第三天晚上的时候，他们几个被约到老正

家打牌，老正说，除了约大家打牌外，还有点事要说。

去老正家打牌，大家没意见，现在他们去谁家打牌谁家都不待见，人家不仅要供茶供水，还要供电，还影响人家的娃娃做作业，因此谁都不希望去自己家。水生为人老实，性格软弱，耳根子软，人家来了也不好撵，因此，在他们家打牌的时候多。但是打牌还要顺带着说事，大家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，什么事嘛，搞得神秘秘，让人提心吊胆的。老猴说：“老正也是，什么鸡巴事，搞得神神道道的。”

二憨、水生没出声，提着马灯，听着老猴的骂声，在夜色中向村中央的老正家走去。

到了老正家，已经准备好了红糖水、瓜子、花生等，这在我们那样的偏僻乡村，已经是高规格的礼遇了。水生觉得有点受宠若惊，老正家并不富裕，虽然有30多只羊，但那是他一家老小的粮仓钱袋，他三个孩子读书，大学、高中、初中都有，是全村裤腰带勒得最紧的。

老猴一见这架势就说：“老正，这么隆重，嫁姑娘啊？”

老正说：“我姑娘还小呢，嫁什么啊。”

二憨则什么也不顾，抓起一把瓜子和花生，飞快地嗑起来。

老猴说道：“老正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”

老正就对老猴说：“你狗嘴里哪天能吐出一个象牙来，先打牌。”

几个男人就打起牌来了，水生就对大家说起出国要盖18颗章子的事情，二憨就说：“这么难啊，去个老挝这么难？”

老猴说：“难个球，不就是章吗，盖呗，难道村长狗日的就一手遮天，这个章又不是他们家的。”

水生说：“不是村长一个人盖，村长只有一颗章，除了村长的还要盖17颗呢。”

想起18颗章，众人就犯了愁，咋盖呢？就把水烟锅传来传去，老正低着头，把水烟锅吸得咕咚咕咚响个不停。水生说道：“老正，你的主意一向比较多，我们想想办法，要去找哪些衙门。”

老正吸了几口烟，慢慢地把头抬起来说道：“今天晚上约大家来，就是跟大家说一声，老挝我不去了。”

老猴一下跳起来说道：“老正，你说啥？你咋个就不去了？说得好好的，你又变卦了，你是不是站着撒尿的？”

水生和二憨也感觉吃惊，说好的一起去，过了几天又变卦，他们也怕这个宏伟的计划最后泡汤。

老正说：“一个是离不开我的羊，一个是娃娃们还都在读书，婆娘一个人照顾

不过来，老天真的要收人，收的也不是我老正一个，干就干吧。我离不开我的羊，离不开我们村，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。”

老猴恨恨地骂了一句：“怂包，家乡宝。”

老正也不理他，继续抽他的水烟锅了。

老正把话说明了，再在他家待下去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老猴、二憨、水生就在夜色中离开了老正家，只在他们身后传来一阵羊的咩咩声。

为了怕水生和二憨再打退堂鼓，老猴说：“我们明天就去盖章，办出国证去吧。”水生和二憨都点了点头。

他们三个那一晚手牵着手，有点像上战场的战士，尽管经常在一起打牌，但是他们感觉彼此的心从来没有像那晚贴得那么紧。

夜色晦暗，月光凄凄。

4

水生、二憨和老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盖了18颗章子，办好了出国证，在村长那里，他们就买了两瓶酒和两条烟，老猴说：“让狗日的吃了鸡巴生疮，废掉他。”水生和二憨也附和道“让他生疮”。

章子盖好了，出国证也办到了，水生、水生媳妇、二憨和老猴都兴奋不已，尤其是水生媳妇，她仿佛看到了水生已经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拿回家，仿佛看到了自家的小洋楼已经盖起来了，亮闪闪的在村子里放着光。

办好出国证的那一晚，水生媳妇又主动地摸了水生光溜溜的脊背。

不单是水生媳妇，二憨媳妇也摸了二憨光溜溜的脊背，老猴媳妇向来主动，跟老猴折腾了大半夜。

办好出国证的第二天晚上，老猴、二憨又来到了水生家。

水生媳妇还是热情地给他们炒了瓜子，斟了茶水，脸上的笑容绽放成了一朵花。老猴大大咧咧地说道：“老正这个狗日的，出尔反尔的，让他看着老子们发财吧。”

二憨憨憨地一笑，也附和老猴道：“是啊，让羊给他当媳妇得了。”

水生没有说话，他端起水烟锅，咕嘟咕嘟抽了起来，烟雾顷刻就弥漫在屋子里，让堂屋里充满着浓浓的烟草味。

骂完了老正，他们都开始憧憬起去老挝的美好日子了。

二憨说：“老挝就是好啊，工资都发美元，等挣了美元，我就回家来，盖大房子，